



JL 6  
2529  
22



門牌  
號 2529  
卷 49-22

吉林通志卷五十五

武備志六 分界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八月

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刹情形羅刹者鄂羅斯國人也獷  
悍貪鄙冥頑無知所居與黑龍江諸處密邇我達呼  
爾索倫之人因呼之為羅刹每橫肆殺掠為邊境害  
順治九年駐防甯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擊之戰於  
烏札拉村十二年尙書都統明安達禮自京率師往  
討以餉匱班師十四年鎮守甯古塔昂邦章京沙爾  
呼達敗之尙堅烏黑十五年復敗之松花庫爾瀚兩

江之間十六年沙爾呼達卒其子巴海代尋授將軍  
十七年巴海大敗之古法檀村然皆中道而返未獲  
剪除以故羅刹仍不時出沒康熙十五年侵入精奇  
哩江諸處築室盤踞特雅克薩城爲巢穴數擾及吉  
林之赫真斐雅喀奇勒爾居民

上深爲籌度謂非剗以兵威則罔知懲畏將至蔓延遂決意  
征剿

先遣副都統郎坦公朋春等率官兵往

上諭之曰鄂羅斯國所屬羅刹犯我黑龍江一帶近聞蔓延  
益甚過鈕滿恆滾諸處至赫真斐雅喀虞人住所殺掠不

已爾等此行詳視陸路近遠沿黑龍江行圍徑薄雅克薩  
城下勘其居址情形還時須詳視自黑龍江至額蘇里舟  
行遠近及已至額蘇里其路直通甯古塔者十二月鎮守  
甯古塔將軍巴海以甯古塔戰艦稍有損壞請發物  
料用資修整

上以修整戰艦所關甚鉅以戶部尙書伊桑阿往董其事庚  
子郎坦等以羅刹情形具奏

上命鎮守甯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統兵往駐愛璉  
呼瑪爾二十二年三月

命造船運糧松花江

諭曰前薩布素來奏明年六月前兵食伊等賚行餘悉存留  
爾時曾諭以六月後所需運黑龍江松花江交匯之處令  
其迎取今應於烏拉造大船五十艘或以薩布素等所留  
蒙古錫伯米或以盛京所發米計口運往烏拉甯古塔兵  
皆貧乏現在出征者半任輸輓復用餘兵恐致困苦烏拉  
席特庫八家獵戶停獵一年令其輸輓庶兵力稍紓黑龍  
松花兩江交匯處自吉林順流而往薩布素自彼駐兵之  
所順流而來水路遠近相等俟明春冰解卽運兩江接界  
令薩布素等量發官兵船艘前來迎取戊辰  
命給烏拉官兵行糧之半己卯

命將軍巴海留鎮烏拉副都統薩布素等領兵移駐額蘇里

九月

命烏拉等處官兵永駐愛琿二十三年正月

命將軍薩布素等遣官兵勦撫牛滿羅剎薩布素等奏牛滿  
羅剎抵恆滾同來自北海之羅剎與費雅喀戰退居  
河洲若不速計勦撫則赫真斐雅喀奇勒爾人民必  
被殘害且恐羅剎復增發前來宜乘四月冰解時卽  
遣夸藍大二員率官兵三百並發紅衣礮四具令附  
近恆滾口費雅喀噶克當阿等嚮導抵羅剎所踞地  
先行招撫不卽歸降則進勦滅如羅剎聞風先遁所

發之兵卽乘機安輯赫真等處人民未經來附者亦  
招撫之

上報可十月

命運烏拉等處糧米於愛琿二十四年六月官兵克雅克薩  
城

諭曰治國之道期於久安長治不可圖便一時當承平無事  
朕每殫心籌度卽今征勦羅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關甚  
鉅羅刹侵擾我黑龍江松花江一帶三十餘年其所竊據  
距我發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邊徼之民不獲甯息朕  
自十三歲親政卽留意於此細訪其土地形勝道路遠近  
及人物性情以故酌定天時地利運餉進兵機宜不徇眾  
見決意命將出師深入撻伐然兵貴相機而動變化無窮  
惟恐諸將不遵朕指致失機宜今收復雅克薩地方得遂  
初心朕甚嘉焉又

諭曰朕思凡事必周詳審度方收實效不可苟且從事向者  
尙書明安達禮輕進至糧餉不繼將軍沙爾虎達巴海等  
失計半途而歸遂致羅刹驕恣而我奇勒爾俄倫春等亦  
懷疑貳朕詢其失機原委一一籌畫乃使奏功兵法云多  
算勝少算不勝詎可忽視七月

命自烏拉吉林至愛琿設立驛站乃王旅旣還抄略未已用

興師復圍其城彼乃遣使講好請定疆域二十八年  
上命內大臣索額圖等往主其議索額圖奏言鄂羅斯所據  
原非羅刹所有亦非兩界隙地也況由黑龍江而下  
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  
爾瀚江及烏拉甯古塔錫伯科爾沁諸處若向黑龍  
江口可達於海又恆滾牛滿等江及淨溪里江俱合  
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均係我屬俄倫春奇勒爾等  
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居之地不盡取之邊民終不  
獲安臣以為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溪一河皆  
屬我地不可棄之於鄂羅斯如一一遵行即與之畫  
疆分界貿易往來否則臣當即還不與彼議和矣

上允之索額圖至尼布楚之地宣布

德意鄂羅斯國使臣皆悅服相與畫疆定界使我邊人與其  
國人分境捕獵期永永輯睦無相侵軼其界接吉林  
者沿外興安嶺至海山之南為中國地山之北為鄂  
羅斯地惟烏底河以南至索倫河為甌脫地是年約曰烏底  
河以南興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道暫行存放  
雍正五年定例烏特河等處地方暫置為兩邊公中  
地方均不得侵占居住索倫河出興安嶺  
北麓東注海是為三姓副都統所轄之地約既定乃  
刊諸貞石以昭大信垂諸久遠於是邊鄙之民皆獲  
安堵二百餘年永無侵暴之患焉

乘

謹按此我

朝與鄂羅斯定界之始亦吉林與鄂羅斯分界之始也  
其時吉林與黑龍江猶未分省故

遣將出師皆自甯古塔發之又羅刹所侵尼滿恆滾河及赫  
真費雅喀奇勒爾俄倫春之地皆屬吉林而北界  
之興安嶺索倫河亦皆昔時吉林疆域所及會典  
圖所謂二姓所屬海以內地也

方略所載其事多在黑龍江今略綜始末摭其有關吉林者  
著於篇

咸豐四年

命吉林將軍景淳查分俄羅斯界址先是俄羅斯於我東海  
那穆都魯地方與英吉利構兵乘船帶兵駛入闊吞  
屯博勒必屯奇吉屯及費雅喀人等所居地伐木通  
道建築礮臺製造輒瓦軍器沿江設兵防守廟兒地  
方舊有分界石碑分刻滿漢文字悉被鑿毀滅迹是  
年五月景淳奏據黑龍江將軍咨稱俄羅斯人等乘  
坐多船口稱前赴東海因本處東面各島被英吉利  
佔據奉國王命取道素和之

大清國黑龍松花二江前往懇求放行臣查俄羅斯人

船眾多突如其來情勢可疑三姓地當扼要應爲豫備現派佐領德昌馳赴三姓幫同該副都統察覈籌辦奏入

諭此次俄羅斯乘船擁眾由黑龍江東駛所稱英夷爭島未可盡信該將軍當密爲防範八月又奏臣奉

命查辦分界事宜遣協領富尼揚阿往查行抵博勒必屯爲俄人所阻勢難輕進伏思該夷佔據闊屯等處雖與費雅喀人等有礙究因往征他國在彼設備未便責問肇釁分界一事關係中外之辨應請

敕下理藩院行知俄羅斯國王出派使臣至庫倫等候並請敕令庫倫辦事大臣及黑龍江將軍屆時各派委員會同吉林委員富尼揚阿前往東海務將立碑分界處所查明方可定斷至富尼揚阿送到圖式相應照繪恭呈惟係就現歷地方繪具覈與三姓副都統前送舊存圖式互異合併聲明奏入

硃批另有旨五年六月己未

諭景瀄奏會勘交界請俟明春再辦一摺此次會勘俄羅斯交界往返更改爲時已久今該夷使旣在松花江口等候且吉林黑龍江委員均已自格爾必齊河折回其庫倫委員據稱七月中旬以後亦可趕到是八月初三日以前各

委員必可在黑龍江口會齊若再行改期誠恐該夷有所藉口轉不能依期前來此時原不必竟到東海勘立界牌儘可先飭該委員等在黑龍江口會晤將應議事宜詳細籌商一面由黑龍江將軍知照俄羅斯在松花江等候即可飭令該委員等迅速前往會晤以便定議妥定界牌所有該將軍請俟明春再辦及先由理藩院豫咨該國之處著毋庸議十月丙午

諭景瀆奏分界委員在闊吞屯地方會見俄羅斯人木里斐岳幅取出伊國圖式指稱原定界址自格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俄羅斯地界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給該國守護等語黑龍松花兩江皆係中國地界何得請給該國至該使所稱自格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係該國地界有無確據上年景瀆奏欲令該委員等前往東海將立碑分界處所查明此時三省委員會同前往如果查明立碑處所即可杜其狡賴至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其爲中國地界確然無疑著景瀆作爲已意告以中國法制森嚴守邊大臣於邊界事宜違例奏請卽應革職治罪斷不敢據爾國無稽之言冒昧入奏自干罪戾其闊吞屯所蓋房屋旣以防英爲名止可暫行借住至費雅哈人等居住年久斷難令其

移居景瀆俟會勘委員如何回覆卽一面剴切曉諭該國  
一面將辦理情形馳奏十一月庚申朔

諭前據景瀆奏據勘分界委員稟報俄夷在闊吞屯地方住  
船蓋房以防備英吉利佛蘭西爲名並欲自格爾畢齊河  
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止指爲伊國分界又欲將黑龍江  
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給該國守護等語本日據奕榕  
等奏卽係景瀆所奏之事而聲敘較明如所稱興安嶺山  
陽流水之源皆係中國屬地山陰流水之處始是該國地  
面可見興安嶺陽面本非該國分界卽據該夷聲稱亦知  
景奇里西里木的牛滿各河等處爲大國地界惟因陸路

往來不便故欲分給伊國情形顯然可見仍著遵照前旨  
奕榕景瀆德勒克多爾濟三人會銜公具文移知照該國  
告以此次勘定分界止可將先前未設界牌之地商酌勘  
定若將已定界地混行分撥我等因此身獲重罪於爾國  
亦屬無益所備公文卽由庫倫交俄羅斯固畢爾納托爾  
轉交薩納特衙門可也七年七月己丑奕山景瀆等奏俄  
羅斯國人自至黑龍江岸船隻紛紛往還人數多至  
千餘且欲令江左屯戶移居江右其爲圖佔地方已  
可概見奏入

諭理藩院行知俄國薩納特衙門查辦癸巳

寄諭景瀆等中國與俄羅斯地界自康熙年間議定以格爾  
畢齊河與安嶺爲兩國界成約具在原無可議咸豐三年  
該國欲會查界碑五年秋閒吉林黑龍江庫倫五處委員  
與該國木哩斐岳幅會查因該國不遵舊制未能辦結據  
奕榕等奏稱惟烏特河一處從前爲公中之地未曾分界  
此時俄夷使臣普提雅廷來津投文仍以分界爲詞已令  
理藩院行文咨覆特派大臣會同將烏特河一處勘辦分  
定界址該國接到咨文自必駛赴黑龍江邊界著派奕山  
親往會晤告以從前委員會議因該國派員議論未能公  
允是以日久未定今伊旣係該國大臣正可秉公查辦以

清界限如別有要求並著正言拒絕八月辛亥

諭前因俄使普提雅廷咨稱會商未定界址當諭令奕山親  
往會晤秉公查辦昨據該使稱查勘地界一事須折回本  
國請示該國主等語自係實情此次普提雅廷路過黑龍  
江諒必至海蘭泡等處奕山如與接見當告以中國旣有  
咨文至薩納特衙門將來未定界址自必由該使臣與奕  
山秉公查勘所有海蘭泡闊吞屯精奇哩等處均有該國  
屬下人蓋房占住見在界址未定自應先行撤回以守舊  
章而敦和好卽或一時未能全撤亦須飭令安靜居住勿  
與中國人互生嫌隙該使臣係該國大臣諒能約束屬

下靜候查勘儻或該使臣不到黑龍江與奕山晤面奕山亦可曉諭海蘭泡等處人告以該國有大臣普提雅廷卽日前來與該將軍查勘界址兩國永敦和好爾等若不候定界擅自蓋房居住實屬非禮中國必吝行該國懲辦如此剴切曉諭仍暗加防範先事豫謀以消後患八年二月

癸丑

諭前因俄羅斯欲請勘定分界特派奕山與該國使臣普提雅廷會議嗣因久無折回確信未經勘辦上年冬間英佛稱兵占踞廣東省城復欲赴上海議事而普提雅廷忽於米夷照會內附呈咨照軍機處清漢文及夷字各書其中

所稱分界地址興安嶺並非直達東海不能分作兩國邊界應以黑龍江左岸爲俄羅斯邊界中國滿漢人等悉移右岸又欲將烏蘇哩河下游右岸入海河以分作海岸卽以海岸分斷等語中國與該國分界以格爾畢齊河興安嶺爲限定議百數十年從無更改今所稱興安嶺不通東海難以爲界是並非不知當時所定界址特欲另闢一直達東海之路以便其人船來往斷難遷就允准況黑龍江左岸均爲中國打牲人等舊居如果早爲該國所屬豈能百餘年來並無爭競直至今日始生異議據稱移居費用由該國供給其爲情理不足而以利引誘顯然可見豈有

數千里江岸可以貨取之理見在普提雅廷如折回黑龍江卽著奕山據理辯論務當恪守舊約三月甲午

諭俄夷分界一節自咸豐四年起吉林等處各派委員前往守候而該國屢次遷延約期不至迨該國派出木哩斐岳幅在黑龍江往來行駛又不肯秉公查勘是以日久尙無定議並非中國不爲勘定見在普提雅廷旣不回黑龍江而木哩斐岳幅又有啟程前來之信昨已諭知奕山一俟到來卽與會勘可見中國於此事亦甚願早爲了結如果該國一秉公道自能妥爲查勘今普提雅廷旣不經管此事其所遞文內分定地界之處亦止能諭知奕山與木哩

斐岳幅查看此時不能懸擬夏四月丙午朔

諭昨據譚廷襄奏俄夷不遵興安嶺分界舊約欲另以烏蘇哩河綏芬河爲界等語當經諭知譚廷襄告以興安嶺分界載在會典其烏蘇哩河綏芬河此間無從知其界址難以懸斷黑龍江見有欽派大臣仍應到彼查勘該夷旣稱已行文伊國辦理其所稱木拉幅葉幅自旣係木哩斐岳幅本日已諭知奕山如其真心查辦卽與秉公會勘儻肆意侵占亦止能隨時防範普提雅廷之意旣以分界爲重務當諭以此事斷不能在津議定實緣道遠無可懸揣至未分界址之地止有烏特河一處上年文內亦經允其查

辦其見在所稱各河必在黑龍江方能查知如果所言有理奕山亦必不强駁若不論情理則天朝疆土豈容尺寸與人乎五日奕山至黑龍江城十日木哩斐岳幅赴議十五日議定界約大概隨奏陳辦理情形曰俄使木哩斐岳幅至黑龍江城與臣會晤隨帶通事以清語傳說前因防範英夷由黑龍江往來行駛於左岸蓋房存居今年續有數百人船前來屯兵駐防英夷於我兩國均有裨益黑龍江一帶均係俄國地方現在江左存居滿洲屯戶均應遷移江右彼此互免猜嫌如有需費俄國供給至兩國界址自河北奈嶺迤東至

額爾古訥河入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至海凡沿河各岸一半可屬中國一半可屬俄國江內只准我兩國人行船他國船不准往來我兩人均係將軍之職各奉主命會辦分界之事即可定准對換印文兩國安靜各守各界等語臣答以中國與俄國分界以格爾必齊河興安嶺爲限遵行二百餘年並無更改今若爾等所議斷難遷就允准該使乃指畫其自帶輿圖爭執不休至暮未定約以明日寫字前來而去次日該使帶清字俄文到城面遞詳加譯看更屬荒謬臣比卽面還不收而去旋派員送回復令通事到

城面遞並稱兩國和好今將黑龍江左岸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莫爾津屯其中原居滿洲屯戶仍令照舊永遠安居其餘空曠地方均與俄國爲界以便屯兵防範英夷其額爾古訥河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至海凡沿岸一半屬中國一半屬俄國爲界江中只准我兩國人船行走不准他國往來等語臣伏思疊奉

諭旨均以不啟邊釁爲要而俄人頻歲由江往來起屋屯兵多備糧械又聲言夏間加派兵將續來以防英夷意殊叵測現在內省賊氛未靖軍餉支絀吉林黑龍江

兩省兵丁出征未回礙難輕啟兵端再四思維與其張皇於事後莫若慎籌於事前查所議請黑龍江左岸舊民屯居之外空曠地方給與存居及江中准其行船均與我屯丁耕作生計無妨暫遂其欲庶可免生枝節惟該使文內以河爲界字樣應宜刪改而烏蘇里江松花江等處皆屬吉林地界應由吉林將軍覈辦比卽備文前赴該使相商回報明日入城續議次日該使仍帶清字俄文到城面遞以河爲界四字載明未改臣比卽正言駁議該使大怒收文而去通事留言明日備文再商是夜左岸礮聲不絕陸屯水

船號火極明屯戶男女環赴黑龍江城副都統衙門  
泣求保護臣一面派員密撫屯戶毋稍驚擾致生事  
端一面派員前赴該使權以問好爲詞藉偵虛實該  
使當令通事傳說我與將軍會晤數次所議界址條  
款多不允准專以奏明酌定藉詞推脫現今俄人在  
吉林闊吞奇集等處屯居有年將軍豈不知之彼處  
有俄兵保護英人不敢來擾且兩國議界前已咨行  
理藩院並未駁回左岸滿洲屯戶我能主掌不令遷  
徙將軍旣奉命分界豈難立予定奪今旣前來問好  
尙有和睦之意明日我令通事寫字前往將軍若照  
字辦理卽對換畫押文字彼此爲憑如其不然我先  
將左岸滿洲屯戶遣兵驅逐不准屯居等語次日通  
事帶清字俄文到城臣詳閱一過已將江左屯戶居  
處讓出開寫此外本係空曠地面現無人居較前甚  
爲簡明若不從權酌辦徑執舊例分界爲言兵釁立  
起實不知如何結局於東三省邊疆大有關礙不揣  
冒昧照給畫押文字以紓眉急五月戊寅

論前因俄夷於地界一節諭知奕山與木里斐岳幅會勘時  
查照從前界牌與之爭辯不可遷就了事茲據該將軍奏  
會晤夷酋酌議地界所請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戶之外所

餘空曠地方給與存居並江中准其行走等情奕山因與屯戶生計尙無妨礙業已悉行允許自係從權辦理惟該處既給與俄夷又恐民夷雜處致滋事端奕山當妥爲彈壓毋稍大意其松花江烏蘇里綏芬等河界屬吉林距興安嶺遠近奕山不能懸揣卽著景濱迅速查明如亦係空曠地方自可與黑龍江一律辦理儻該處本有居人一旦爲夷占踞與我國屯丁耕作均有妨礙景濱當咨明奕山據理剖辯不可一概允許又滋後患旋定界約一則一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訥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爲俄羅斯國所屬之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江作爲

大清國所屬之地由烏蘇里江往彼至海所有之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爲兩國共管之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只准中國俄國行船各別外國船隻不准由此江河行走秋七月甲戌朔奕山等奏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戶外空曠地方許俄人存住並江中准其行走已非興安嶺舊界乃該國闖越黑河口欲由松花江西上夷字內又寫烏蘇里河至海爲中國與該國同管之地肆意侵占漫無限制並在烏蘇里右岸圖勒密山向西安設礮臺並欲在河內上下左右岸至牝牛河一帶蓋房修道